

午后,我翻开书,看到里面夹着一张火车票,Z286,这是开往北京西的票。合上书,记忆慢慢开始清晰。

2017年7月,我去了一趟北京。哐当哐当的车声,一颗出发的心激动着。车厢中,下铺是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长辫子的孙女。中间两个男生,约摸二十岁出头。上铺对面是个同龄人,右侧脸上长着一个好看的酒窝,我好想看看他左侧脸上是否有酒窝,以便证实他不仅只有一个酒窝。我睡在上铺,爬上爬下的,十分艰难,于是我安心地读诗集,那是一本砖头般厚重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简短的诗句,精准的表达,克制的用词,无一不深深地吸引着我。

第二天清晨,听到车厢里轻轻的翻书声,我醒了。长辫子女孩在看书,她大概是发现了我在看她,羞涩地笑了一下,那超出年龄的懂事和安静,让我对小孩子的阅读力有了新的理解。她对奶奶说:“书上画的这种花是槐花,在北京有很多槐花。”奶奶一边听,一边拉开窗帘,光,正一点一点地落在她的长发上。女孩问我:“阿姨,你也是第一次去北京吧?”我有些惊讶。她得意地笑了,“因为阿姨的脸上写满了欢喜呀!”说着,做了个小小的V型手势。

是啊,我要去北京了,女孩都看穿了我的欢喜。这样的开头,注定了此次旅行,能够让我与生活中暴躁的自己达成和解。

绿皮火车在风中穿行,透过窗,我不断地阅读山峰和田野,城市和村庄,河流和大桥,距离心中的向往——首都北京越来越近。我拿起太阳帽,扣在脸上,小憩一会。下午醒来,也许就该到站了。

时光很轻,我睡得很沉,还做了一个梦。在梦里,爷爷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慈祥,仿佛是我四岁那年,他在老家的天井里教我学喝酒,我咕嘟噜地喝了半瓶白酒,不知道



□许桂林(壮族)

是不是二锅头,总之火辣辣的,香香的,大概比桂花还要香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没有去过北京,他们的旅行,是从菜地到田里,从山里到溪边,是数不尽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体内的风声,被生活的琴弦不断地呼啦呼啦的撕扯。在爷爷的北京梦里,距离圆梦最近的一次,是爷爷参加全市数学考试,取得了第一名,而且是满分100分,据说要免费去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全家人为此兴奋了一整天。不料当时,我的太奶奶突发疾病,很快就病重,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爷爷为了照顾太奶奶,放弃了北京之行。所幸的是,在他的照顾下,太奶奶的身体逐渐康复。后来,爷爷又考了更多的100分,却再也没有去北京学习的机会。直到爷爷在71岁的时候失踪,他都没有去过北京。也许爷爷的失踪,就是他在独自北上。

我流着泪醒来,看了看手机,14:27,火车已经到了石家庄,离北京更近了。我艰难地翻了翻身,睡在硬卧,实在是对出行的一次考验。

拿好行李,一抬头,就看到“北京西站”四个字,那一刻是17:03。

出站,我怔怔地伫立在热闹的人群中,有了“我在大城市”的虚实感。“请让一让,请让一让!”一个声音在耳边出现,我的内心赶紧安静下来。我被人潮“赶”着到了地铁

口,向预定的民宿出发。

晚上,我拿出笔记本,记录初到北京的感受。睡前,特地拉开窗帘,让远处的桂花香悠悠飘来,这样就可以和北京的夜空一起入睡。第二天醒来,和风徐徐,感到很清爽,我到楼顶收拾昨晚晾晒的衣服,推开门:细细的沙,软软的草,一个值得拥有的露天阳台呈现在眼前。我坐在阳台的一艘木船上,看着花盆下的一只小猫玩耍,太阳渐渐升起,我有一种瞬间爱上北京的感觉。

首站出发景山公园。一路绿树浓荫,蜿蜒曲折,从山顶远眺可以看见故宫,虽然没有蓝天白云,却也在迷蒙之中感受到了北京的壮阔。下山途中,因为扭伤了脚,我在半山腰的亭子里休息,遇见一个女孩,她看见许多排队出行的小蚂蚁,赶紧喊来男孩,他们就这样蹲在地上数蚂蚁。后来,我和孩子们的母亲聊了起来,他们就是附近的市民,常常来登山。当一个公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默契,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公园,而是人们的归宿感。我这么想着,一扭一扭地走下山。

离开景山公园,接着我向地坛公园出发。“在那些年的地坛里,经常会看到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点着一根烟,悠然地阅读,那是作家史铁生。”是的,与地坛公园相关的散文里,我比较熟悉的是史铁生先生的

《我与地坛》,因为上午轻微扭伤了脚,我感到不舒服,而史铁生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双腿已经瘫痪。他对地坛中的一草一木,进行了洋溢着生命活力与激情的描写与刻画,在这些细小的事物上,寄托了他浓烈的感情。细细回忆起这一长篇哲思散文,足以让我在这里静静地感受生命。

公园里有许多老人和孩子,他们在喂鸽子。我坐在一旁,也有几只灰黑色的鸽子停留在我的周围,我手拿着食物,慢慢地抛出去给它们。

回到民宿,好心的前台阿姨给我一瓶药酒,我小心地搽药,很快,疼痛就全消了,我感受到北京的善意。

看升国旗,是我内心极其隆重的仪式感。入夜,调好凌晨三点的闹钟,铃声一响,我就起床。有预感,我要遇见成片的槐花了,遇见北京最传统最日常不过的槐花。这十天以来,槐花总出现在我的眼前。

踏着黎明前的夜出发,路上落满了细细密密、清清水白的槐花蕊,我穿行其中,享受这一路的芬芳。我不自觉地放慢了骑车的速度,面对槐花,我的心是贪婪的,想独占这一整片弥漫着花香的道路。这时,更美妙的事情发生了,微风乍起,满树的槐花飘落下来,落在我的自行车上、头发上,浅色的长裙上。我停车,拿起包包,放在自行车的前置车篮里,只为可以收集到最新鲜的槐花。我站了一会儿,双手把裙摆拾起,浅色的裙子上立刻落满了淡黄浅白的槐花,每次想起这一幕,都觉得自己是个可爱的人,活泼了那一场槐花的盛开。

四十分钟的车程,我骑了一个多小时。在还车的时候,我把车篮里的槐花,一点一点地放进空的水瓶里,然后放进背包。怀抱着它们,我注视着国旗升起。在那刻,我感受了槐花在北京,是体面的。

邕 莱

潘国顺(壮族)

你见过石头会开花吗
你听说过崖壁上能长出生命
它们活了两千多年依然年轻吗
那一抹艳红
震惊了所有人的眼
它们点燃了无数的梦

那是一个民族的符号
就像太阳属于天空
月亮只是它反射出的一种颜色
所有的红
染成了那个民族的特色
远古至今
流淌的不仅是温暖
是热乎乎的血

我承认我是那山上的一颗树一株草
是那一块被它捂烫了的石头
是山脚下日日夜夜
默默不语陪伴着的
那条河里的一滴水
甚至是吹过它身边的风

谁叫我身上遗传它的基因呢
谁叫我也讲
邕莱就是花山这种古怪的语言
其实 或许你不知道
不管立起或倒下
我就是邕莱

注:邕莱,壮话意为有画的石崖,指左江流域的花山。

三江坡

莫灵元

这是个静谧的古村落
飘散香葱的味道
吹着亘古的江风
像个尘世外
一尘不染的处子

它叫三江坡
左手左江 右手右江
一齐揽入邕江怀抱
然后合力奔腾
奔向梦的远方

在三江坡
屋舍俨然亦寂然
窄巷连通草径
有人前来探访
如同遇见隔世的遗民

在三江坡
田畴不广而深
庄稼和鱼蟹被混编混搭
垄上堆青叠翠
垄下水波荡漾

在三江坡
赏花 摘果 垂钓
吃河鱼 喝自酿的酒
之后夜宿帐篷
沿河酣睡

在三江坡
“左右逢源 邕有天下”
这石刻上的豪言
正托起三江坡人的雄心
擘画新的生活

女儿初长成

□黄朝增(瑶族)

女儿打来电话,说是为期五个月的实习结束了,得回原学校把东西搬回家。我心领神会,骑着三轮车,朝女儿的学校赶去。初夏天气,干旱依旧,但沿途绿意盎然,不一会儿,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

女儿把东西放在宿舍门口,除了被褥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之外,就是大大小小的花束、手工制作的布娃娃和叠成各种形状的信纸。她递过来一个有提带的精致盒子对我说:“这是韦老师送的礼物,我人生中的第一份礼物。”说话时,声音有些哽咽,但眼睛流露出喜悦和感恩。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悬在心口上的石头总算是放下来了。

十多年前,女儿就读于邻村的一所小学,当时,要到外面教学条件稍好的学校读书,只有两条路可行:其一,读到三年级,统一转到乡中心校;其二,也是读到三年级,不过要考取县里的民族班。女儿成绩在村小同年级中数一数二,考取民族班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二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她什么也不会,至少得有人带一个学期才行,让大人在邻村照顾她,显然不现实,最佳人选无疑就是大女儿了。因此,我把大女儿留下来带妹妹,也就使她错过了考取民族班,到县城读书的机会。

小学毕业时,大女儿被县一中录取,寒

窗苦读,三年转眼就过去了,虽然没能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但也有众多的学校向她抛来橄榄枝。本县民族高中抢先发来录取通知书。女儿很高兴,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这时,我看到教育局发的小学教育全科生招生告示,说是高中起点的,读三年,初中起点的,读五年,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三百元的生活补贴。最重要的是,毕业后不用考编,考核通过即安排到乡下教学点教书。可以直接当老师,这是何等的振奋人心!

遥想当年,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但凡寨子里有需要动笔、算数和说话的地方,都请我父亲出马。父亲也是有求必应,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因此父亲成了我心中的巨人,我便立下了长大后当一名教师的愿望。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与教师这个职业失之交臂,如果女儿能继承父志也算是帮我圆梦了。

我立即瞒着女儿帮她报名,收集各种材料,一切准备就绪后,才向她透露我内心的想法。但她和我的想法不同,她想读高中,并说“高中毕业了再报也不迟”。我听了只好做女儿的思想工作,说三年后,不一定有这个政策。如果考上大学,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妹妹很可能就得辍学。再说,三

全州县城湘江河畔晨景。

唐广东 摄